

## 中世纪北方十字军初探

李家莉<sup>1</sup>, 王小丽<sup>2</sup>

(1.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北京 100872; 2. 河北北方学院文学院政史系, 河北 张家口 075000)

**摘要:**中世纪盛期, 欧洲天主教会发动了旨在进攻波罗的海异教徒的北方十字军。该十字军历时近4个世纪, 相继征服了汶德人、立沃尼亚人、爱沙尼亚人、普鲁士人等。此间, 西欧、斯堪的纳维亚的基督徒、波罗的海的异教徒以及东正教的罗斯人都卷入了战争。北方十字军对欧洲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它将原始信仰的波罗的海地区纳入了拉丁基督教世界并重新定位了中世纪波罗的海文明的发展方向; 影响了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间的关系, 成为东北欧地区种族矛盾的重要渊源。

**关键词:**中世纪; 北方十字军; 波罗的海; 征服; 皈依

**中图分类号:** K 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951(2008)05-0037-05

自从教皇乌尔班二世召集起一支大军, 以上帝之名去解放东方基督徒和拯救圣地耶路撒冷以来, 中世纪就很少有不为这一行为吸引注意力和想象力的时代。为了征服波罗的海异教徒, 天主教世界曾发动了历时近4个世纪的北方十字军。北方十字军虽不壮观却历时久远, 对波罗的海地区乃至欧洲基督教世界都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鉴于目前国内学者对北方十字军的了解并不多, 故此本文记述了北方十字军的大致过程, 并对其发生的原因和历史影响作粗浅分析, 以期对相关研究提供一点线索。

### 一、北方十字军兴起的动因

和地中海十字军一样, 北方十字军也发端于最具活力的中世纪盛期, 是拉丁基督教世界所蕴含的自我拓展和自我更新的强大张力催生了它。

#### (一) 萨克森人东扩

从11世纪后, 欧洲人口持续增长, 人口的压力使得土地问题变得尤为紧迫。从12世纪起, 欧洲开始出现了大规模拓殖运动。许多萨克森人纷纷向德国的东部边疆——易北河以东生活着斯拉夫人的地区渗透。灾荒和瘟疫更加剧了这一趋势, 从1139年起, 英国、荷兰南部、弗兰德、莱茵兰西部等地一直有瘟疫和饥荒发生。1147年,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开始时, 饥荒和瘟疫传播得更严重。1149和1151年, 在整个德国境内、法国东部和洛林地区, 饥荒发展为可

怕的灾难, 人畜大量死亡。<sup>[1](P174)</sup> 在加罗林帝国、奥托帝国时代, 天主教势力就曾多次侵入易北河以东地区, 征服了汶德人并迫使他们接受了天主教信仰。11世纪以后, 德国长期陷入和意大利的战争及“授职权之争”, 汶德人借机摒弃了基督教信仰, 也不再缴纳贡赋和什一税。因垂涎汶德人的土地, 德国东部的萨克森人一直是向东拓殖的先锋。而且, 由于历史上萨克森人曾在帝国向东扩张中得到过好处, 这让他们一直不能忘怀对汶德人曾经拥有过的权力, 使他们成为汶德十字军(指天主教世界向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的奥波德里特斯拉夫人发动的十字军, 因奥波德里特斯拉夫人亦称汶德人而得名)的始作俑者。

#### (二) 波罗的海的敏感地位

12世纪后, 不论是对于东西方教会还是对东西方的世俗政权及商人们来说, 波罗的海的地位都开始变得敏感起来。

首先, 波罗的海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 它西接北海, 北濒瑞典、芬兰, 南临北德、立窝尼亚、爱沙尼亚等地, 是西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西北罗斯以及今天的波罗的海三国的重要交汇处。另外, 波罗的海还吸纳了奥得河、维斯瓦河、涅曼河和德维纳河这4条大河, 通过这些河道可以将德国北部的城市、波兰、普鲁士、西北罗斯、立陶宛等地连接在一起。亚北极地区的珍贵皮毛、英国的布匹、诺夫哥罗德、普鲁士、立陶宛等地的木材、琥珀、蜂蜡等皆可通过波罗的海

收稿日期: 2008-07-09

作者简介: 李家莉(1970-), 女, 蒙古族, 内蒙古赤峰人,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及上述河道进行交流。为此,汉萨同盟、瑞典、丹麦、诺夫哥罗德等都想控制波罗的海及与其相联接的水路,各种势力咸集于此。

其次,到12、13世纪之交,从信仰方面讲,欧洲的广阔土地都已分别依附于天主教和东正教。只有原始信仰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地是东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的边缘世界、异教区域。东西方教会都视将欧洲这片最后的异教土地纳入以自己为首的基督教世界为己任。双方的传教使团都不断向此推进,因此,波罗的海又成为它们争夺皈依者的重要舞台。

### (三)十字军理念的发展

十字军的异常魅力在于它是一种赎罪的战争,给予参加者的回报不仅是对财产及家人的保护、对讼案及债务的免除,还有“全免罪罚”这一非同寻常的赠予。自从乌尔班二世发动第一十字军东征以来,这一举措的创新性和它所取得的成功令世人瞩目。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在西欧最肥沃的宗教土壤中,十字军的超常价值被不断地阐述和弘扬。1108年,有一封来自马格登堡教区的信,呼吁基督徒向斯拉夫人发动十字军。信中的整个言辞和比喻都是对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记忆的呼唤,并且企图把这种记忆和新的目的——对易北河以东的斯拉夫人发动战争联系起来。<sup>[2](P262)</sup>这封信虽未即刻结出果实,但是很显然,十字军已经在那个渴望拯救的社会里生了根,它所具有的光荣和骄傲积淀为基督徒的集体记忆,形成了特有的十字军传统。

爱德萨伯国的陷落,再次唤起了基督徒对十字军的集体记忆。更重要的是,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十字军理念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第一次十字军的事实、形象为拉丁基督教世界重新阐述战争的性质和意义提供了素材,以第一次十字军为模式,教皇把原本用来体现耶路撒冷之旅独特性的诸要素——誓约、十字架、全免罪罚和其它特权转移到波罗的海流域,这才有了北方十字军的实践。

### (四)教皇尤金和主教伯尔纳的促动

北方十字军的发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皇尤金的领导和主教伯尔纳的鼓动。1146年,爱德萨伯国陷落的消息传到了西欧,尤金三世决定发动第二次进攻东方耶路撒冷的十字军,伯尔纳在法、德作十字军动员工作。1147年,在法兰克福的一次会议上,一些萨克森人请求向易北河以东的汶德人发动十字军进攻。伯尔纳同意了他们的提议,并说服了教皇。1147年4月13日,教皇发布了上帝特许谕令(Divina dispensatione)授权德国人向汶德人发动十字军进攻,并赋予参加者和进攻巴勒斯坦的十字军战士们同样的

全免罪罚和特权。<sup>[3](P124)</sup>正是在教皇和伯尔纳的努力下,1147年夏,在欧洲的东北部边境,才有了汶德十字军的发生。伯尔纳还把汶德十字军的目的做了明确的阐释:禁止十字军战士和汶德人缔结任何合约,“直到在上帝的帮助下,或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或是他们的民族被灭绝”<sup>[3](P123)</sup>。这一切使1147年夏的战争和从前的边境冲突区别开来,具有了十字军的性质。

总之,和第一次东征一样,北方十字军同样是教皇的智力产物,教皇把全免罪罚、誓约、十字架等十字军的独特要素嫁接到波罗的海地区,使自身所做的决定和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迫切需要相结合,从而把中世纪十字军的潜能引流到了波罗的海。

## 二、北方十字军的历程

### (一)汶德十字军

1147年夏末,由萨克森人和丹麦人组成的汶德十字军拉开了北方十字军征服的序幕。十字军先后攻占了汶德人聚居的多宾、代名等地,并强行给他们施洗,汶德王尼克劳被迫成为萨克森人的附庸。1147年的十字军并没能真正执行皈依异教徒的神圣使命,萨克森人接受了尼克劳的巨服和贡物后,依然让他统治奥波德里特地区,许多异教偶像、祭坛依旧保留下来。但1147年发生在斯拉夫边境的十字军却有重要意义,它树立起北方十字军先例:“一支佩带着十字架标志的军队在易北河以东作战。”<sup>[2](P263)</sup>1160后,萨克森公爵狮子亨利和丹麦王瓦尔德马尔一世曾率十字军进攻汶德人,但由于分赃不均,双方开战,一直持续到1171年仲夏。1177年,亨利公爵和瓦尔德马尔再度合作,征服了汶德人的波莫瑞地区。1185年后,十字军基本完成了对汶德人的征服。

征服汶德人让天主教世界欣喜地看到波罗的海皈依之战的前景,世俗领袖们越发意识到十字军战争对于扩大他们势力和财富的价值;僧侣们也期望通过战争即赢得信徒又获得庙产。“教皇也对此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亚历山大三世不仅赋予瓦尔德马尔一世十字军战士的称号,而且还把他当作自己同霍亨斯陶芬皇帝以及反教皇派斗争的新追随者。”<sup>[4](P68)</sup>。因此,未来北方十字军的全部机器就在教皇的祝福声中隆隆地开动起来。

### (二)征服立沃尼亚

最早致力于征服立沃尼亚(今拉脱维亚)的是不来梅大主教哈特维希第二(Hartwig II)。他长期在立维人聚居的德维纳河流域从事传教活动,但成效甚微。于是,哈特维

希呼吁教皇向德维纳河流域发动十字军。“1195年,他得到教皇塞勒斯庭三世的谕令:赋予所有到德维纳河流域的朝圣者全部的十字军特权。1198年,英诺森三世重申了这一特权。”<sup>[4](P94)</sup>当年,新任立窝尼亚主教伯绍德组织十字军开始了对立维人的军事征服。十字军虽迫使部分立维人接受了洗礼,但伯绍德却被他们所杀。

1200年早春,继任主教阿尔伯特率十字军,扬帆德维纳河,去征服他那不服管辖的教区。阿尔伯特对北方十字军的重要贡献有两个:一是他在德维纳河口建立的里加城(今拉脱维亚首都),后成为十字军征服立窝尼亚的根据地;二是由他所组建的持剑骑士团。持剑骑士团建于1202年,从未超过150人,但他们都是重甲骑士,战斗力很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夏季组织十字军进攻、构筑城堡,冬季担任防御任务,成了征服立窝尼亚的核心力量。1206年、1222年,立维人曾起来反抗十字军,但十字军最终控制了立窝尼亚。1237年5月,条顿骑士团接管了立窝尼亚。1290年后,立窝尼亚成了十字军对外征服的前哨站。

### (三)征服爱沙尼亚

征服爱沙尼亚的主要是丹麦十字军和持剑骑士团。自1170年始,丹麦王国就不断进攻爱沙尼亚人。1171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向斯堪的那维亚的基督徒发布进攻爱沙尼亚人的十字军谕令,教皇的谕令鼓舞了丹麦精英们的宗教热情,也为所有斯堪的纳维亚的天主教徒指明了救赎之路。1194年、1197年、1206年,丹麦十字军多次进攻爱沙尼亚人,至1220年,丹麦十字军征服了爱沙尼亚北部。

13世纪初,持剑骑士团也把目光转向爱沙尼亚。1208年,持剑骑士进攻爱沙尼亚人,1211年,他们攻克了爱沙尼亚的弗林要塞,1219年,骑士团征服了南爱沙尼亚。1223年,爱沙尼亚人起义,一年后,十字军重新控制了爱沙尼亚。1224年,“胜利者根据两年前就已经达成的协议,瓜分了爱沙尼亚:丹麦分得了爱沙尼亚北部,骑士团得到爱沙尼亚南部”<sup>[5](P117)</sup>

1236年,持剑骑士团遭立陶宛人伏击,几乎全军覆灭,幸存者于1237年并入条顿骑士团。1238年,丹麦和条顿骑士团就瓜分爱沙尼亚达成一致:爱沙尼亚仍置于罗马教廷的保护下,丹麦分得了爱沙尼亚北部,条顿骑士团得到了原持剑骑士团所占的南部地区。<sup>[5](P121)</sup>

### (四)征服普鲁士

条顿骑士团是征服普鲁士的主力。1198年,条顿骑士团始建于耶路撒冷,是专门由日尔曼人组成的军事修会。13世纪20年代末,波兰马佐夫舍王公康拉德德邀请条顿骑

士团帮忙征服他的异教邻居——普鲁士人,并提出把库尔姆兰地区,以及条顿骑士团将来征服的土地都作为给他们的报酬。1230,条顿骑士团开进了普鲁士,他们很快成为一支令人畏惧的作战力量,到1236年,他们已经突入到维斯瓦河三角洲地带。条顿骑士团借鉴了持剑骑士团的征服经验,沿河构筑了许多城堡,并以此为依托,沿波罗的海海岸不断向涅曼河推进。

1260年,普鲁士爆发了反抗条顿骑士团的起义,当地人不断攻击骑士团的城堡,杀死了许多驻守的骑士和日耳曼移民。为拯救危难中的条顿骑士团,教皇乌尔班四世呼吁所有带着十字架的人都应转往北方去解救条顿骑士团,并允诺在他们服役其内可以全免罪罚。<sup>[4](P109)</sup>在援军的帮助下,骑士团用了整整7年的时间才把起义镇压下去,至1283年,骑士团占领了普鲁士全境。1286年、1295年,普鲁士人再度起义。普鲁士人曾寄希望于立陶宛等外部力量的介入,但一切都太晚了,条顿骑士团已经把普鲁士牢牢地掌控在手了。

### (五)十字军与诺夫哥罗德之战

十字军的进攻,使瑞典、诺夫哥罗德、汉撒同盟之间陷入了更加复杂和不安的关系中。这种复杂和不安最初是源于各方对波罗的海流域商路控制权以及对芬兰、北极地区的争夺,后来教皇和十字军运动把东西教会间的分歧强加进去,且越来越呈现出更大的重要性。

13世纪初,在芬兰西南,瑞典在苏芬人的聚居地进行了殖民活动;在东面,罗斯也对卡累利阿人建立起事实上的统治权。仅仅在芬兰中南部海岸的塔瓦斯特人还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因此,瑞典和罗斯任何一方都可以决定其形势的变化。1227年,诺夫哥罗德让卡累利阿人接受了正教洗礼,并开始征服塔瓦斯特人。1240年7月,瑞典军和诺夫哥罗德军在涅瓦河遭遇,瑞典战败。此后,瑞典和诺夫哥罗德之间多次发生战事,至1323年,瑞典和诺夫哥罗德缔结诺泰堡和约,双方确定了一条从芬兰湾起,经涅瓦河口附近、芬兰中部,然后延伸到波的尼亚海湾北端的一条边界。<sup>[4](P181)</sup>此后的20年间,双方基本没有大的战事发生。

1350年,马格努斯再度远征诺夫哥罗德,不果而归。返航途中,因遭遇风暴,瑞典舰队失散,这让马格努斯失去了进攻诺夫哥罗德的制胜钳。虽然马格努斯仍然得到教皇克莱门特六世的支持,但是由于他的禁运政策,他受到了来自汉撒同盟、条顿骑士团的阻碍。<sup>[4](P189)</sup>1356年,瑞典爆发了反对国王的起义,马格努斯被逐出瑞典,瑞典对诺夫哥罗德的十字军征服至此结束。

### (六) 立陶宛皈依及北方十字军结束

13世纪中期,正当十字军不断向东波罗的海推进时,波罗的海最强大的异教势力——立陶宛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立陶宛土地广袤、军力强大,对十字军的进攻更具抵抗力。天主教势力和立陶宛都不可能任对方毫无干扰地发展,战争还要进行下去。

1251年,立陶宛迫于压力曾和条顿骑士团结盟,皈依了天主教。但1260年,大公米道格斯又借立陶宛起来反抗骑士团的机会,摒弃了天主教。为了让立陶宛改信天主教,条顿骑士团曾用尽各种手段。但是,立陶宛大公在是否改变信仰方面态度谨慎、手段高明。立陶宛即对希腊—罗斯正教会频频示好,又不断向天主教会伸出试探的触须。大公们意识到不放弃他们手中的王牌——立陶宛或皈依天主教或皈依正教能为他们赢得莫大的好处,立陶宛所奉行的宗教政策就是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迟迟不果。十字军和立陶宛的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一百多年,但既没能征服立陶宛,也没能使其改变信仰。14世纪中期,爱沙尼亚,普鲁士等皆处于条顿骑士团的掌控下,立陶宛成了欧洲仅剩下的异教国家。面对基督教世界不断增长的威胁,最后立陶宛从波兰那里接受了天主教。1385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缔结科列沃协定,实行王朝联合,波兰女王雅德维佳嫁给立陶宛大公雅盖洛,雅盖洛任波兰国王,改信天主教。

波兰、立陶宛的联合后,条顿骑士团无视立陶宛皈依基督教的事实继续对其进攻。1410年7月,波兰—立陶宛军在坦能堡重创条顿骑士团,此役成为北方十字军的转折点。14世纪,封建军役制已名存实亡,英法百年战争和黑死病的影响使十字军的兵源更难为继,再加上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浪潮的冲击,北方十字军已经失去了存续的必要和可能。1525年5月,普鲁士条顿骑士团被迫解散,宣告了北方十字军的结束。

### 三、北方十字军的影响

北方十字军历时近4个世纪,相继征服了西斯拉夫地区、普鲁士、立窝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并且与诺夫哥罗德展开争夺,把天主教的西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原始信仰的波罗的海地区、正教信仰的罗斯都卷入了战争,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重新定位了中世纪波罗的海文明的发展方向。十字军征服打断了波罗的海当地各族的文明发展进程,使其向前加洛林帝国内发展起来的罗马—日耳曼文明的方

式和准则转变,重新定位了波罗的海文明的发展方向。北方十字军的到来使波罗的海地区开始了天主教化,里加大主教教廷、新建立的教会、修道院等宗教组织相结合,将被征服地区与西欧的封建神权统治愈加紧密联系在一起,波罗的海地区被强行纳入天主教世界。和十字军相伴而来还有德国的移民潮。到了新的土地上,移民所做的就是复制和他们本国相似的社会组织。很快,城市、领地、教会等都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起来了。12世纪50年代后,波罗的海地区建立了许多以德国的律倍克、汉堡等为模式的新城市。殖民者也带来了中世纪的领主经济,新的田庄、贸易城镇在波罗的海地区建立起来,封建地租、什一税等也流行起来。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波罗的海地区社会生活的基础在发生着变化。因此,北方十字军所带来的重要事实就是新的天主教社会在一个原本充满敌意的、陌生的地方建立起来了。

第二,影响了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间的关系。在北方十字军发生前,罗斯和丹麦、瑞典等虽分属东西教会,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11—13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各王朝与罗斯一直有王室间的姻亲关系。瑞典、丹麦、挪威和诺夫哥罗德公国间都曾通过联姻方式加强他们合作关系。<sup>[6](P134)</sup>除了王朝间的政治合作外,两地关系更重要的特点是双方没有因为分属于东西方教会而存在宗教认同问题上的疏离与敌意,尽管在地中海地区因东西方教会分立所引起的教理上的仇恨已有几个世纪了。

19世纪的学者们发现:12世纪,在罗斯教会三位一体的祈祷式中,当时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三个最受崇拜的天主教圣徒的名字,位列于正教的圣徒序列中。这些事实表明,直到12世纪中期,斯堪的纳维亚和罗斯仍然认为他们都是完整的未曾分裂的基督教会的一部分。西方学者称此现象为“共生”(Symbiosis)。然而北方十字军所引起的变化很快抹去了早期的“共生”痕迹,13世纪,在罗斯祈祷文手稿上,这三个圣徒的名字被人刮去,代之以其他圣徒的名字。<sup>[6](P135-137)</sup>

12世纪中期到15世纪近200多年的时间里,斯堪的纳维亚和罗斯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从对同一种宗教的认同发展到疏离、仇视。13世纪后,罗斯成为瑞典十字军的主要目标,昔日的邻居变成了“异教徒”。而且“这场具有宗教战争特点的冲突导致了俄国民族传统不断增长的反拉丁和反西方的倾向”。<sup>[7](P132)</sup>北方十字军所引起的宗教心理变化是根深蒂固的,并影响到后来的历史发展。

第三,东北欧地区种族矛盾的重要渊源。十字军在被征服地区建立起了以日耳曼人为主导的封建神权统治,使被征服地区呈现出越来越鲜明的殖民社会特征。

在法律方面,波米西亚法典的附录规定:如果一个普鲁士人被德国法律宣判有罪,他就不能再在自己的法律体系下请求更正。当地人和德国人因犯罪所处的刑罚也不同,如果一个普鲁士人杀死了一个德国人,他要被处的罚金相当于杀死一个本国人的2倍。爱沙尼亚等地的法律也都有关于德国人特权的规定。<sup>[4](P210)</sup>其次,德国移民还把持了行会特权,在东欧行会中有一条最普遍的规定,那就是要求行会申请人是德国血统。<sup>[2](P238)</sup>民族歧视还表现在语言和文字方面,在易北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德语是城市和宫廷的专用语,契约文件等都必须使用德文。在爱沙尼亚,说爱沙尼亚语的本地人是较低的阶层,而说德语的人都是上等阶层。十字军征服以及日耳曼殖民统治在波罗的海地区播下了种族仇视的种子,造成了历史上极其复杂的民族纠纷。到了现代社会,条顿骑士所奠定的普鲁士精神,依旧被希特勒、希姆莱等人所钟爱,他们从早已衍生了现代文明的土地上挖掘出北方十字军的断壁残垣,为领土扩张和种族灭绝立起路标。

#### 参考文献:

- [1] Alfred H. Medieval Germany, 1056-1273[M]. Oxford, 1992.
- [2] Robert B. The Making of Europe: Conquest, Coloniz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950-1350[M]. Middlesex: Allen Lane, 1993.
- [3] Jonathan R S. The Crusades: A History[M]. London: Continuum, 2005.
- [4] Eric C. The Northern Crusades: The Baltic and the Catholic Frontier, 1100-1525[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0.
- [5] The Editors of Time-Life Books. The Mongol Conquests: Time Frame AD1200-1300[M]. Amsterdam: Time-Life Books, 1989.
- [6] Alan M. Crusade and Conversion on the Baltic Frontier, 1150-1500, Aldershot[M]. England: Ashgate, 2001.
- [7] 克里斯托夫·道森. 长川某译. 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 The Elementary Study on the Northern Crusades in the Middle Ages

LI Jia-li<sup>1</sup>, WANG Xiao-li<sup>2</sup>

(1. History Dep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Dept.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College of Art, Hebei North University, Zhangjiakou, Hebei 075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the European Catholics launched the Northern Crusades to fight against the Baltic heathens. It lasted nearly four centuries, and conquered Wends, Livonians, Estonians, Prussians etc. During those days, the western European and Scandinavian Christians, the Baltic heathens, and Orthodox Russians were involved in those wars. The Northern Crusades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history, brought the heathen Baltic Areas into Latin Christendom and reoriented the civilization of these societies. The Northern Crusades chang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ssia and Scandinavia, and became the significant origination of ra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orth-east Europe.

**Key words:** the Middle Ages; the Northern Crusades; the Baltic Sea; conquest; conversion

(责任编辑 刘小平)

# 中世纪北方十字军初探

作者: [李家莉](#), [王小丽](#), [LI Jia-li](#), [WANG Xiao-li](#)  
作者单位: [李家莉, LI Jia-li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872\)](#), [王小丽, WANG Xiao-li \(河北北方学院, 文学院政史系, 河北, 张家口, 075000\)](#)  
刊名: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HEBEI NORTH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08, 24(5)  
被引用次数: 0次

## 参考文献(7条)

1. [Alfred H Medieval Germany, 1056-1273](#) 1992
2. [Robert B The Making of Europe: Conquest, Coloniz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950-1350](#) 1993
3. [Jonathan R S The Crusades: A History](#) 2005
4. [Eric C The Northern Crusades: The Baltic and the Catholic Frontier, 1100-1525](#) 1980
5. [The Editors of Time-Life Books The Mongol Conquests: Time Frame AD1200-1300](#) 1989
6. [Alan M Crusade and Conversion on the Baltic Frontier, 1150-1500, Aldershot](#) 2001
7. [克里斯托夫·道森. 长川某 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 1989

## 相似文献(1条)

### 1. 学位论文 [安欣娜 教皇权的兴衰与十字军运动](#) 2009

罗马教皇权势是中古西欧社会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十字军作为罗马教会的武装暴力组织,在中古西欧社会演变与变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十字军运动涉足范围广泛。

本文分两条主线,一是十字军运动的兴衰即穿插交错于三大转折的五个时段的十字军史。二为中世纪教皇权势的兴衰(上升,顶峰,衰落)。

一提到十字军,人们很容易想到十字军东征,而事实上从广义上讲十字军的作战范围远不仅涉足东方,还包括西欧、北欧诸国等。上百年十字军史是不能断开的,但为研究方便起见,本文在第一条线索中主要将其分为穿插交错于三大转折五个时段的历史来探讨。三大转折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征服),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性质的彻底转变),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较量(消耗殆尽)。五个时段即早期列康吉斯达运动鼓舞下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北方的十字军,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十字军的反异端,十字军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较量。试求浅析反异教与反异端的宗教精神的鼓舞作用在十字军具体操作过程中的逐步变化以及各时段的内在联系。

纵观十字军的源起和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它的命运与西欧教皇权势的兴衰密切相关。十字军史上的三个重大转折恰恰对应着中世纪教皇权势兴衰的三个重要时段。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在教会改革,教皇权势达到高峰之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时又正是教皇权威至高的英诺森三世统治时期。十字军彻底走向衰落与“阿维农之囚”后教皇权势的衰落又不无联系。因此本文在第二条线索中试求浅析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本文从结构上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在其中主要述及了关于西欧中世纪教皇权势的发展与十字军运动这个问题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为正文,主要分三章进行阐释,第一章教皇权势的突显—首次十字军东征,其中分四节,分别为教皇权势的上升,与教皇权势相得益彰的“列康吉斯达”运动,教皇权势的突显及首次十字军东征的影响。第二章教皇权势顶峰时期的十字军进程,其中分为三节,分别为北方十字军队教权的推动,英诺森三世与十字军高潮及十字军运动性质的转变对教皇权势带来的影响。第三章教皇权与十字军的衰落,其中分为四节,分别为阿维农之囚,教会大分裂,十字军最终走向衰竭及十字军衰落后对西欧的启示。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jkszb200805010.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jkszb200805010.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fc6404fa-9e8d-4361-b200-9e4d00921f8b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